

争
鸣

重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王健康 万高潮

摘要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们同时也明确肯定马氏之谓人口过剩为客观事实,肯定其已经意识到人口过剩与就业手段不足之间的联系,肯定其将人口经济学的理论视域由人口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扩展到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的开创性贡献。至于马尔萨斯本人的两种比率说,其实质并非认定人口按几何级数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是所谓“规律”;而其所谓两种抑制说,也并非主张以“罪恶和贫困”来消灭人口。

作者 王健康,男,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硕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理论部副教授。(北京市 100037)

万高潮,男,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讲师。(北京市 100875)

众所周知,就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持明确否定态度的。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全盘否定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确持此种见解。但是只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全面考察,便可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马尔萨斯将人口过剩归结为相对于生活资料不足而言的过剩,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后者之得出这种结论就完全是空穴来风,相反他们肯定马尔萨斯之谓人口过剩完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马尔萨斯对此一事实的观察不全面及理论上的分析与概括不正确罢了。如恩格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首次集中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著作中即指出,根据当时“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艾利生在其《人口原理及其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一书中所作的计算,已然被马尔萨斯宣布为人口过剩的英国只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就能够在十年之内使自己的粮食产量达到足以供养六倍于现有人口的水平。^[1]恩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艾利生在上述著作中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因为他诉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马尔萨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比他本人消费所需的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也强调:“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最后也得

出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结论。固然他证明了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是他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那么什么是艾利生未能驳倒的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呢?恩格斯接着说:“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写人口论时起,一切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事实就是如此,马尔萨斯应当把这些事实全部加以研究,而研究这些事实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抓住了一个事实,而不理睬其他事实,因而他得出了荒谬的结论。”^[2]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尽管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荒谬的,尽管他指出马尔萨斯之所以有此荒谬是因为后者没有理睬“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等其他事实,但恩格斯同时也肯定,马尔萨斯毕竟抓住了人口过剩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存在本身却是无可否认与无可反驳的。因为归根结底,存在于“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某种“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的反映。^[3]

其次,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的理论

未能抓住人口过剩这一事实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等其他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这个理论对劳动力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联系就毫无察觉,相反他们充分肯定马尔萨斯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过剩与就业手段不足之间的密切关系,无非是他“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罢了。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即肯定“马尔萨斯从资本积累不象人口增加那样快(资本不是以递增的规模再生产)出发,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而非仅仅从生活资料的不足方面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4]另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亦指出:“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同时恩格斯还指出,这种情况表明“亚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论断是完全对的,他说:‘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工人的生产,调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缓慢下来。’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情形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发展了亚当·斯密上述论点的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口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5]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尽管他强调“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产资料”,强调马尔萨斯犯了把生产资料不足与就业手段不足混为一谈的“错误”,但他毕竟也同时肯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仍然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的影响,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

斯的功绩。”^[6]

再次,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7]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马尔萨斯的这一“断定”就毫无价值。相反,他们一方面指出:“当‘密士失必河流域尚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1/3,而这1/3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如此可笑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8]客观地看,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历史功绩的这种肯定,决非言过其实。众所周知,在西方思想史上,首次着重从经济学立场考察人口问题的当推15世纪以后的重商主义者。而重商主义者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其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货币资本的愿望。唯其如此,重商主义者对人口经济问题的考察角度,也就主要落实在人口与财富并且主要是金银财富的关系上。到了17世纪,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取代商业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自然而然,作为这个阶级的利益与愿望的代表者的古典经济学家,其所考察人口经济问题的理论视角,也就不再是人口与财富的关系,而是人口与资本的关系了。而无论是考察人口与财富还是人口与资本的关系,重商主义者及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视域本质上都还局限在人口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范围之内。只有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人口经济学家才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域扩大到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的引入,就完全是经由马尔萨斯的两种“比率”说这个中介来完成的。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是经由这个中介,才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关注并且讨论“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而不再是局限于将人口过剩仅仅与资本过剩或者就业不足相联系了。^[9]

当然,我们之所以提出要重评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决非仅仅因为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事实上,早在1985年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

合人口统计学大会上,来自全球 6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名代表便以 99.8% 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决定立即印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一书的第 7 版,而此时距此书第 6 版的出版时间 1826 年已经有整整 160 年了。这就充分表明,在当代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严重局面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确实还有其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

那么具体而论,我们究竟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重新予以评价呢?这似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所谓两种“比率”,另一方面是所谓两种“抑制”。

勿庸讳言,由于对《人口原理》的误读,人们通常都认为,所谓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比率”增长,便是马尔萨斯学说的精要之所在,并因而多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焦点,集中在其所理解的两种“比率”上说。如我国有学者称:“我国在解放后,人口增长较快,每年约递增 2%,近年已逐步下降,但粮食平均约增 4%。1979 年我国北大仓的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实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机械生产,20 人耕种一万一千亩土地,平均每人生产粮食和大豆 20 万斤(美国的韩丁一个人种一千七百亩地,平均劳动一天生产粮食一万斤)。我国农业现代化正在发展,将来全国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一定能够大大地超过 4% 的。这些数字,都粉碎了马尔萨斯的关于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胡说。”^[10]

其实,如果对《人口原理》全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解读,我们便不难发现,以上对马尔萨斯学说的严厉批判完全是无的放矢。因为马尔萨斯说得很明确,他本人并不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人类提供衣食来源的动植物以算术级数增长是一个一般规律。相反他反复指出,如果从抽象可能来看,一切生物,不仅包括人类,同时也包括动植物,都具有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而如果从实际可能来看,则一切生物,不仅包括动植物,同时也包括人类,都不可能以几何级数而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关于动植物他的原话是:“在观察生物界时,我们不能不对动植物的巨大繁殖力产生深刻印象。由于大自然的产物变化无穷,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的确几乎是变化莫测。但是,无论它们缓慢增长还是迅速增长,只要它们以种子或以世代增长,它们的自然趋势必定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长;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它们按什

么比率增加,要是没有其它障碍妨碍它们,必定以几何级数增长。”^[11]关于人口他的原话是:“有人说,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其数量会在 25 年内翻一番,而且只要有足够的空间,人类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使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地方都布满人。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倾向不可能成为自然法则,因为实际存在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必定包含着与事实和现象很难调和的过高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毁灭。”换句话说,所谓“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 25 年总数要翻一番”,这种局面仅仅是就“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而言的一种抽象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的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即人口增长必然会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12]

至于以当代中国粮食增产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的个案来批判批判者所理解的两种“比率”说,同样也是无的放矢之举。因为马尔萨斯早在 200 多年前就同今天的批判者一样地认识到:“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食物的增长率会大大超过为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所需要的数量。”^[13]而早已为马尔萨斯所认识却为今天的批判者所忽略的是:尽管“人类具有极大地增加生活资料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显然受到缺少土地这种状况的限制。”^[14]关于这一点,当代美国学者福格特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经济学家说美国发生了农业革命,说每个农业工人的生产率有了提高,大肆宣扬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好处,认为同 19 世纪以前相比,现在农民有能力养活更多的人。大多数经济学家完全没有认识到,脱离了每英亩土地的产量而奢谈每个农民的产量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几十年来西方世界能够靠上述假定生活下去,一方面是有新土地可以开发,另一方面则是靠破坏表土来生产粮食。现代农业并没有提高土地的生物潜力;除极少数地区外,也没有减少环境阻力。在大部分地区反而大大增加了环境阻力,以致现在千百万英亩肥沃的土地已经丧失了生产能力。一看到每个农民的产量有所增加就说是发生了农业革命,而完全不管地下水位、森林、非农业用地、动物和野生植物所受到的影响,即单纯从农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一种非常错误而危险的思想方法。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一个人也许将能耕种几百英亩土地,但耕地的面积却不会因此而增加,也不会提高或维持土地的生产能力。”^[15]

当然,《人口原理》一书中是有“人口将按 1、2、4、

8、16、32、64、128、256、512 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 1、2、3、4、5、6、7、8、9、10 这样的比率增加”这样的提法，但马尔萨斯同时也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之本意是为了强调人类对自身繁衍进行“抑制”的极端必要性；尽管为人类繁衍提供生活资料来源的动植物的繁衍具有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但“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一趋势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抽象可能性。而“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所以在生活资料实际上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现实条件下，人类就不得不也对自身的繁衍进行“抑制”，以迫使同样具有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的人口繁衍本身，实际上也只按算术级数而非几何级数增长。^[16]至于这种“抑制”的具体内涵，马尔萨斯将其分析为两种：“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应有的食物和照料。”^[17]

长期以来，马尔萨斯关于两种“抑制”的见解也一直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如关于“积极的抑制”，我国学者就认为：“马尔萨斯明目张胆地提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是减少人口，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不但千方百计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劳动人民带来的无限灾难，而且公然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这些灾难作为治世良方，这难道不是在暴露这个道貌岸然的牧师的狰狞面孔么？”关于“预防性的抑制”我国学者亦认为：“马尔萨斯也主张晚婚、节育，以限制人口的繁殖。他的这种主张，在表面上、形式上似乎同我们的有计划发展人口的政策有点相似，但是在目的上、在作用上，那是迥然不同的。马尔萨斯是把晚婚、节育，作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等所谓决定性因素的补充。”^[18]

应该承认，人们对马尔萨斯两种“抑制”说的批判看起来似乎义正辞严，实际上却是有失公允的。就所谓“积极的抑制”而论，马尔萨斯的本意只是说，就象具有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的动植物的繁衍因“其它障碍妨碍它们”而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一样，同样具有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的人口繁衍因“贫困和罪恶”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19]换言之，人口因贫困和罪恶而呈算术级数增长态势，只是马尔萨斯对于“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

作用的规律”性现象的事实陈述，而决非表明他本人的价值判断即是欣赏或者主张以此类手段来抑制人口的几何式增长。关于这一点，马尔萨斯生前在为自己辩护时即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他宣称：他本人坚决反对以罪恶和贫困等手段来消灭过剩人口，并认为这一类主张“是一种一刹那也不能容许的思想”；相反，“罪恶和贫困，也只有这些，是我的主要斗争对象。”他还特别强调：“我并没有认为由于人口过剩而出现的罪恶行为和贫困等等不幸是无法避免的也无法减轻的，相反，我曾经指出一种通过消除或减轻原因来消除或减轻这些不幸的方式。”^[20]

所谓“曾经指出”，即是在《人口原理》第 1 版中指出。在此版中，马尔萨斯严肃地探讨了“能否在不产生罪恶与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问题。^[21]探讨的结论是肯定性的：“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主能力而陷于贫困”，从而主动地、自觉地采取晚婚、节育等道德手段来“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22]我们不能不在此特别加以强调的是，作为计划生育运动的理论先驱，马尔萨斯主张用晚婚、节育等道德手段来抑制人口，决非如批判者们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是将其“作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等所谓决定性因素的补充”，相反，他坚信“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并指出“当把道德抑制应用在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时，可以给道德抑制下一个定义，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3]实际上，恩格斯早就看到并且充分肯定了马尔萨斯的这一理论倾向。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即指出：“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育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24]

（参考文献见第 8 页）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接见全国学联委员会时的讲话, 1957年2月14日.
- 2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3 邓小平.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1982年5月6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60-361.
- 4 邓小平. 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的谈话(1980年9月9日).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 计划生育简报, 1980年9月21日第9期.
- 5 邓小平. 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西时的谈话(1986年11月1日). 外交部办公厅. 外交动态, 42.
- 6 邓小平. 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1984年10月26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29.
- 7 邓小平. 吸取历史经验, 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26.
- 8 邓小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64.
- 9 邓小平.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年4月26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24.
- 10 邓小平. 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义夫时的讲话(1986年4月23日). 人民日报 1986年4月24日.
- 11 邓小平. 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的谈话(1986年11月19日). 新华社北京 1986年11月19日电.
- 12 邓小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1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74.
- 13 邓小平.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40.
- 14 邓小平. 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9.
- 15 16 邓小平. 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年5月19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20.

(上接第61页) 参考文献:

- 1 Alison. A.,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human happiness, Vol. 1-2, London 1840, P. 616.
- 2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18-619.
- 3 恩格斯. 致弗·阿·朗格(1865年3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75.
- 4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2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657-658.
- 5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63-365.
- 6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19.
- 7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65.
- 8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21-622.
- 9 恩格斯. 致弗·阿·朗格(1865年3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57-358;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3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36.
- 10 许涤新. 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 学术研究, 1979, (1).
- 11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52.
- 12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95, 168, 172, 178.
- 13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68.
- 14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54.
- 15 (美)威廉·福格特. 生存之路.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5.
- 16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2-17, 7-8.
- 17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26.
- 18 许涤新. 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 学术研究, 1979, (1).
- 19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55.
- 20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第五版附录. 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49.
- 21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8.
- 22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35, 13, 26-28.
- 23 (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81, 179.
- 24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20-621.